

# 普通人狄蒂

尼克索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丹〕尼克索著

# 普通人狄蒂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据纽约 Henry Holt and Company 出版的英译三卷本转译，并据柏林 Dietz Verlag 1955 年印行的德译本 Ditte Menschenkind 及莫斯科 Гослитиздат 出版的尼克索十卷集第三卷略作校改。各译本在部名、章名、分部、分章等方面互有出入。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 普通人民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53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3 $\frac{5}{16}$  插页 5

198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8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45,000

书号 10208·90

定价 2.10 元

# 目 次

## 第一部 童 年

第一 章	狄蒂的家谱	5
第二 章	肿瘤	10
第三 章	一个孩子出生了!	18
第四 章	狄蒂的头一步	21
第五 章	外祖父重新干起来	27
第六 章	苏伦·曼恩之死	31
第七 章	寡妇孤儿	37
第八 章	聪明的玛伦	40
第九 章	狄蒂访问仙境	52
第十 章	狄蒂有了一个父亲	60
第十一 章	新父亲	65
第十二 章	剥皮鬼	77
第十三 章	狄蒂有了预感	85
第十四 章	跟母亲在家里	91
第十五 章	阴雨和阳光	101
第十六 章	可怜的外婆	105
第十七 章	猫儿不在家的时候	109
第十八 章	大乌鸦夜间飞出来——	118
第十九 章	遗产	124

## 第二部 小母亲

第一章	“鹊窝”的早晨	133
第二章	公路	139
第三章	在京城里	147
第四章	小母亲狄蒂	159
第五章	小流浪汉	166
第六章	磨剪子的	172
第七章	做香肠的人	181
第八章	告别“鹊窝”	193
第九章	一个人的死亡	204
第十章	新世界	210
第十一章	漂亮房子	218
第十二章	日常烦恼	224
第十三章	狄蒂要受坚信礼了	231

## 第三部 沦落

第一章	在外人中间	243
第二章	想家	251
第三章	女东家	260
第四章	一位受欢迎的客人	267
第五章	狄蒂回家探亲	273
第六章	脸红红的女人	291
第七章	冬天的黑暗	300

第八章	无聊的冬天一点点过去	311
第九章	一个夏天的日子	319
第十章	苏丽妮回家来了	327
第十一章	狄蒂安慰一个伴侣	335
第十二章	夏天是短促的	340
第十三章	心	348
第十四章	大马克拉乌斯的下场	356
第十五章	重过家庭生活	362
第十六章	小山农庄的少东家	368
第十七章	狄蒂享受阳光	376
第十八章	秋收感恩宴会	382

#### 第四部 炼 狱

第一章	为什么这姑娘不结婚呢?	399
第二章	走向那茫茫世界!	409
第三章	产儿院	425
第四章	小天使	432
第五章	狄蒂成了“自己人”	441
第六章	狄蒂升为使女	448
第七章	无家可归	456
第八章	卡尔的脸	460
第九章	狄蒂的一天	468
第十章	春天	476
第十一章	好时光	485
第十二章	狄蒂摘玫瑰	495

第十三章	狗	504
第十四章	乔治和狄蒂	512
第十五章	清算	520

## 第五部 飞向星星

第一章	上帝的小生物	527
第二章	狄蒂妈妈	534
第三章	小乔治	542
第四章	好上帝	551
第五章	在公园里	562
第六章	耗子	576
第七章	坚信礼宴会	584
第八章	拉司慕逊老婆婆有了一双新靴子	590
第九章	东拉西扯	600
第十章	道喜客人收场了	608
第十一章	家常	616
第十二章	那个诚实可靠的日德兰人	623
第十三章	缝纫机，被子和舍饭堂	629
第十四章	小彼得踏进了社会	640
第十五章	狄蒂妈妈上了报	655
第十六章	羊毛衫	660
第十七章	狭路相逢	668
第十八章	狄蒂休息	673
第十九章	捡煤的孩子	682
第二十章	上帝的心	687

第二十一章 死 .....	694
第二十二章 飞向星星 .....	700
第二十三章 一个人死了 .....	710
译后记 .....	713
论尼克索的三部曲 .....	714

獻 紿  
我 的 母 亲



# 第一部

# 童 年



## 第一章 狄蒂的家譜

一个人要能把他的祖先推算到很早以前的时候去，这往往算是一个出身好的标志。依这一点說，普通人狄蒂倒称得起是一位十分高貴的人物。她屬於这个国度最古老、人丁最兴旺的一个家族，曼恩族<sup>①</sup>。

这一族沒有族譜，而且要作出一个来也不容易。这一家族的人多得象大海中的砂粒。所有其他的家族都从这儿生发出去；經過了一定的时间，他們又在这兒沉沒——在力量耗尽、作用完成以后，他們重新回到了原处。这曼恩族有点兒象一片浩瀚的海洋，海水从它身上輕快的升向天空，然后凝成沉甸甸的雨点，从天空落下。

相传这一族是一个乡間女雇工的后代，她光着屁股在潮湿地上休息。这样，她就有了孕，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从此就成为这一族的一个古怪的特性：它的女人不爱穿內衣，莫名其妙的生孩子。至今还有一种說法，說是她們只要在門口迎风一站，就会得一个女胎；要生男孩，只要啜一根冰凌。这就难怪它会成为一个人口众多，刻苦耐劳的家族了。不論什么事物，一沾他們的手，就

---

① 丹麥文是MAND，意思是人，男人，这里指的是劳动人民。——俄譯本注

会充满生机，繁荣滋长，这是曼恩族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那男孩好久都带着粘土地的标记；他从小就是个十足的可怜虫，长两条罗圈腿。可是他长大以后，却成了一个能干的庄稼汉。从他开始，就种起地来。他没有父亲，这情形引起他的思索，而且成了他一辈子的一个极有收获的大问题。闲来无事，他就由此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宗教。

在外头地里，谁也赶不上他；干起活来，他没有对手。可是他偏偏让他的妻子管住了。“曼恩”这个姓是这么得来的：每逢他的妻子凭着一张利嘴把他从家里轰出去的时候，他就走来走去的骂，赌咒说，他是这一家的堂堂男子汉。<sup>①</sup>直到如今，曼恩族的许多男人还不敢跟他们的女人顶撞。

族里有一支定居在卡特加特的荒凉的海滨，建起了这个村落。那时候，森林和沼泽还使得这国土难以通行；这一支人是走海路来的。男人们把船靠到一块礁石边，女人孩子就弃船登岸，这礁石至今还在；洁白的海鸥日日夜夜轮流飞来点缀着这个地方，几百年来，始终如此。

曼恩族里的这一支分明有着本族的地道的特征：两只眼睛，脸部中间一根鼻子，一张既能亲吻又能咬人的嘴，还有一对健壮的使唤灵便的拳头。此外，这一支跟本族一样，其中的大多数人要比他们的环境强得多。不管在哪儿，凡是曼恩族人，都可以从一点上認出来，那就是：他们的一些不良品性只要追究到罪恶的根源上去，都很容易得到解释，而他们的美德是怎么来的，却无法断定。显然，这些品德是他们天生来就有的。

这些外来人的落脚处是一片蛮荒，可是他们不得不安身下来。

---

① 曼恩又作男子解，見前注。

他們动手盖小屋，挖沟渠，在森林中开辟道路。他們是些朴实、頑強的人，有着永不滿足的渴望活动的特性。在他們眼里，沒有一种劳动是特別繁重，特別沒有出息的。不久，整个地方的面貌就說明了他們是什么样的人。可是他們不会保住他們自己劳动的果实，他們讓別人把这些果实侵佔了。因此，尽管他們勤勤懸懸干活，他們还象以前一样貧窮。

五十年前，北方海濱還沒有蓋起那些別墅來的時候，这村子不过是一簇弓着背的蘚痕斑斑的小屋，很可能是村子初建立时留下来的，那样子象古代的宿营地。海滩上，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漁具和底朝天的船只；小海湾里的水发出扔掉、烂掉了的海鰻以及諸如此类的海生动物的臭味，这些动物因为形状古怪，人都認為是海怪，不去吃它們。

苏倫·曼恩住在离村子有一刻鐘路程的海岬上，年青时候，他也象差不多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飘洋渡海过日子。以后，遵照当地习俗，他在家乡打起魚来。可是在骨子里，他却是个庄稼人，他屬於这一族里面从事土地耕作、并且因此贏得大家的尊敬的那一支。苏倫·曼恩是一个农夫的儿子，可是成年以后，他娶了个漁夫的女儿，于是就象族里最初的那个庄稼人一样，又种地又打魚，两样一块兒干起来。

他光种地維持不了生活；原来挺大的农庄只剩下一小块砂丘地，勉强够养十头羊的。过去的农庄所在地如今只見拍岸的浪花噴濺着白沫，海鷗呼嘯着来去飞翔。

有一件事，使得苏倫，特別是瑪倫感到一种寒愴的驕傲，那就是他們的祖先有过一个农庄。

三四代以前，这农庄也曾兴旺过，它的主人在那粘土地的海岬上有一块好田地；用破船上的粗圓橡木盖起来的住房和庄屋围着

一个院子，老远就看得見，样子再結实也沒有了。可是大海突然冲刷起海岬来，三代人一代接着一代不得不把农庄从岸边往里移，怕它坍到海里。为了移动方便，每一次都扔下了农庄的一廂。既然田地遭大海吞食，住房和附屬的庄屋自然也就不需要那么寬綽了。好大一个庄院只剩下一所住房，索性早早的搬到了离大海老远的、隔着那些砂丘的大路边。

这时候，大海已經吞沒了曼恩家的頂好的田地，也就心滿意足，不再毀坏那海岸，上別处去找珍饈美味去了。

在这兒，大海甚至还回敬了一些东西，它把砂子吐在岸上，砂子积成了砂丘，象一条寬带子似的围着断崖。一到刮风的天气，砂子吹进来，竟然淹沒了小块的耕地。从砂丘上长的稀稀疏疏、象刺猬的硬毛一般的植物底下，以前的耕地上，犁鏟的痕迹还可以認得出来。这耕地一直伸展到俯瞰大海，矗立在蔚蓝的天空中的断崖边。

曼恩这一家人在許多年里养成了一个习惯：在度过了狂风暴雨，白浪滔天的一夜以后，早上头一件事便是到岸边的田地去走一遭，看看它們又給大海侵吞了多少。漁夫和其他的人到这儿来挖砂子，这就叫海岸坍得更快了，有时候，整块兒土地连庄稼一古脑兒塌落到海底，这些留着犁耙的痕迹，或者冬麦的青苗的田亩在水底下好久都还看得見。

曼恩家的人眼看着自己注定了要傾家蕩產自然痛心。田地，經過他們辛勤耕种、然后为他們生长粮食的田地，一块块的讓浪涛卷走，他們的家道也就随着一点点的衰落了，大海，啃着他們的好田地的大海，一步步的摸近他們的家門口，他們的声望以及他們的勇气也就随着一步步的低落了。

他們苦苦掙扎，死守着田地，直到最后，迫不得已，才下海謀

生。苏倫头一个認了輸，他娶了个漁村姑娘作妻子，自己也当起漁夫来。可是干这一行总不怎么称心。瑪倫忘不了：他的丈夫生在有田有地的人家；这在孩子們身上也有影响，他們的兒子都不願意跟大海打交道。他們手痒痒的，总想种地。他們到各个农庄上去找工做，有的当雇农，有的打短工。他們一点一滴的存錢，积到够买一张船票的时候，就走了。如今他們四个兒子全在美洲种地。他們音訊稀疏。看来，艰苦的生活环境已經消磨了他們的骨肉之情。女兒們一个个的在农庄上找到了工作，慢慢的，做爹娘的就看不到她們了。只有那最小的苏丽妮，到了穷人家的孩子該飞出窝去的年紀，还待在家里。她身体弱一点，她的爹娘因为这伙兒女当中只有她一个留下来，对她十分宠爱。

苏倫的一族人經過长途跋涉，才从海上登陆，种起地来；几代經營，才創立了海岬上这个农庄。可是走下坡路总是要快得多，苏倫正好輪到走这下坡路的最最难走的一截路。到他繼承的时候，不說田地，就連积蓄的最后的一点家財也光了；如今只剩下一点穷人的遺物。

这結局在許多方面就跟那开头一个样。再說，苏倫也讓人想起最早的曼恩族人，因为他也是水陆两栖：在陆地上也好，下海也好，不論种地、打魚、作各項手艺，他慢慢的什么都有一手，就差掙錢过日子这本領不高明，他从来没有存下点兒什么。兴旺跟破落，相差就在这一点上。他象大多数的曼恩族人一样，連他自己分內的东西也不好意思拿。

这一族人总是讓別人把他們劳动的头一批的果实收了去。因此人家說曼恩族人象綿羊，毛讓人剪得越短，长得就越密。尽管家道衰落，苏倫可并没有在怎样卫护自己上长一点兒能耐。

碰到坏天气，不能出海，而在那一小块砂丘地上又沒有事可干